潘宇昂：山川文章共友话

学生记者 陈怡皓 苟左

序

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英文缩写：PPE）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起源于1920年代的牛津大学，它通过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交融，塑造了学生洞察现代世界的眼光。

2016年，新雅书院首次进行高考统招，PPE专业作为其当时下设的两个专业之一，吸引了潘宇昂的浓厚兴趣，之后三次参与清华冬夏令营与领军计划的经历，更在他心中早早埋下关于通识教育与交叉学科的种子。一年后的夏天，潘宇昂如愿以偿地被新雅书院录取。在确认专业时，这位温文尔雅的年轻人不假思索地选择了PPE。

“我很认同新雅当时的通识教育理念，这种理念在PPE专业本身表现得淋漓尽致。”潘宇昂说，他非常希望能在本科阶段接受宽口径的文科教育，这是他选择PPE最直接的动机。此外，PPE的国际化和社会科学特色也对高中时期有丰富模联经验的潘宇昂颇具吸引力。

如今，回首在PPE专业的学习，潘宇昂的认识更加成熟和全面。他认为，与其说PPE的特色是学科交叉，不如说是淡化学科的界限。PPE注重的，是跳出学科划分的藩篱，综合运用多学科视角和方法来分析具体问题。本科阶段，除了深入学习政经哲三个学科的核心课程和人文社会通识课程，潘宇昂也涉足了数学、物理、编程、生命科学等理科领域。他说，理科教育是现代社会基本世界观中不可缺失的一环。进入研究生阶段，当潘宇昂专注于哲学学科，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现代社会理论时，此前所积累的跨学科知识与淡化学科界限、强化问题意识的思维方式令他受益匪浅。

潘宇昂

怀炭饮冰：读书人的“冷眼”与“热肠”

在潘宇昂眼里，如果有一件事贯穿了PPE的整个学习过程，那毫无疑问是读书。那时，PPE专业课通常围绕特定的一本书或一个领域，展开针对性的学习和小规模的研讨。每周上课前，同学们需要阅读三四百页的经典与文献，课堂上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深入讨论，课后还要撰写若干篇读书报告与论文。尽管任务颇有压力，但对于热爱读书的潘宇昂而言，这并非负担，而是乐趣。

“读书这件事，怎么能说苦呢？”潘宇昂笑笑，“300页看似很多，但认真读完花10个小时也就够了，

时间地点还很自由。”他还强调，这些看似繁复的阅读写作任务，其实是高质量交流学习的前提和保障，没有经过足够积累和沉淀的发言讨论无异于清谈。“PPE是读书班，不是传授古罗马雄辩术的口才班。”他调侃道。

读书不仅仅是课程的要求，也成为了新雅同学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雅读书会是一个学生们自发组织、自愿参加的课外组织，由清华在读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担任领读人，潘宇昂也是领读人之一。读书会带领成员精读原文、泛读文献、研讨经典，却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每学期读几本书、读哪些书，都由同学们自己决定。唯一的要求是读书时不得态度轻浮、用心不专。“读书会就是一个平台，它的存在本身便鼓励了新雅的同学们多读书，喜欢读书的同学能聚在一起分享阅读的乐趣。”潘宇昂也和关系密切、研究方向相似的朋友结成了小组，一起阅读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成为研究生后，他依旧活跃在读书会，继续领读了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以及吉莱斯皮的《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不知不觉中，朗朗书声伴随着潘宇昂在十北楼度过了七个年头。

在专业性书籍之外，潘宇昂还很热爱阅读小说。他涉猎的作品很广，但谈及最喜欢的类型，他不假思索地认为是俄罗斯文学。“苦难与拯救总是这些作品的底色。他们一面把俄罗斯人写得特别坏，从上到下全是混蛋，麻木、酗酒、钻营、吝啬，”他兴致勃勃道，“但另一面又饱含对这片土地和人们的深厚感情，似乎唯有苦难，才更能凸显他们最朴素而又最坚韧的善良与虔诚。”冷眼看得穿却不麻木，热肠挂得住却仍旧清醒，这种内在的情感张力，是最吸引潘宇昂的地方。或许，这样的态度也正是PPE学科的育人初衷。在博观约取、触类旁通的同时，更要靠自身的器局才识去看清和回答社会所抛出的问题，承担起属于知识分子的使命。

黑格尔读书小组毕业留念

潘宇昂最喜欢的小说是契诃夫的《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期的俄国，主人公米赛尔是一个贵族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父亲是体面的建筑师，年复一年地和小城的其他人一样，重复着体面而无意义的工作。米赛尔为这种麻木而平庸的生活感到痛苦。他坚信劳动是生活的基石，决心用自己的双手为生命浇灌养料。于是，他背弃了自己的阶级，成了一名完完全全的体力劳动者。他没能为自己创造理想的新生活，他没能为这个小城，甚至没能为他的爱人和家人带来真正的改变。但在经历了生活的一切打击后，他却仍然坚信劳动者的朴素教导：“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

“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句话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小说末尾米赛尔的这番话，以一种莫名的伤感，深深地击中了潘宇昂。他选择将它印在自己与好友的合照上，作为七字班毕业倒计时的留念。在戒指的铭文中，潘宇昂看到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那里有无穷的书卷，更有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

PPE7 阿坝实践留影

靖边耕读，进行松树嫁接

将心比心：从书案到乡野

“我本人更喜欢做文献整理的工作，我其实不太喜欢做田野。”尽管潘宇昂这样描述自己的志趣，但或许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使然，走进田野，去看看社会鲜活的角落，似乎是每一个 PPE 人绕不开的选择。本科期间，潘宇昂参与了一次新雅耕读、两次 PPE 社会调查与四次海外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潘宇昂坦言，掌握社会调查的基本步骤、了解相关的程序样态，对于 PPE 这个融合学科的学习至关重要。

新雅耕读是历届新雅学生最宝贵的回忆，对于潘宇昂来讲也不例外。为了实现劳动教育的目的，同学们住在当地学生和工人的宿舍里，白天在田间耕作，夜晚读书讨论。在网络信号微弱的村庄，大家都回归于简单、朴素的生活状态。

“耕读不是单单的体力劳动，靖边耕读的方方面面都构成了教育的一部分。”作为带队辅导员，在抵达陕西榆林的第一天，他便被带队教师赵晓力老师叫去挑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眼里，挑粪、施肥是份脏活、累活，但对于农村而言，这却是让农作物欣欣生长的重要一环。“不过我还是没有挑成。感谢总书记倡导推进“厕所革命”，粪便要留着发沼气，于是我逃过一劫。”思及此，潘宇昂忍俊不禁。

“赵老师很注重细节，虽然严厉，但却时常直中要害，让我感到醍醐灌顶。”潘宇昂回忆，耕读期间天气很热，有一次，客车司机拉着同学们停在一个中途站点休息，大家只顾着自己，买了冰淇淋和冷饮痛快地吃着，但没有一个人想到要给司机师傅买些食物和水，为此赵老师把他们狠狠地训了一通。“如果我们在潜意识里仍然将自己视为与司机师傅、讲解员同志和县委的工作人员不一样的群体，那耕读的教育就彻底失败了。”潘宇昂总结道。

耕读之后，潘宇昂又两度深入地走进田野。一次是大一暑假在湘西古丈的田野调研，另一次则是大二暑假在川西阿坝的人类学实践。“PPE 田野调查最好的一点是让我们自由地寻找属于自己的田野。”潘宇昂说，“每天的时间安排、做什么选题、访谈对象是谁，都由自己决定。”在湘西与阿坝的小小村子里度过的几个星期，他和同学们自由地探索村子的角落。早起就去茶馆喝早茶，之后在村子里到处跑，进到大爷大妈家里东瞅瞅西看看，帮老人家垒猪圈，帮小朋友辅导作业，去蜜蜂合作社学习养蜜蜂，

到驻村工作组旁听村务会，算着逢集的日子还可以去镇上赶集。天色稍晚，便坐在山路旁看淙淙溪水，顺便逗逗村子里新认识的“白拉图”与“黑格尔”。他们度过了一段山风般轻灵的日子。

在这次社会实践里，潘宇昂将心比心地了解着村民最真实的生活和感受。那时当地要修大坝建设水电站，涉及大量的征地移民问题。可即使地方政府给每亩农田的补偿金能够覆盖山区耕地的平均产出，很多农民对征迁还是有较强的抗拒心理。他访谈了当地的水利局、扶贫办、村干部与村民，试图从政策设计与受众反馈两方面探寻其间的原因。“其实大家的思路和视角是不一样。征迁失地虽然带来了补偿金，却没法带来土地的保障感与安全感。”潘宇昂分析道，“在城市生活的全面货币化和高成本的压力下，失地进城对他们而言，代表着不确定性的未来。”

几次基层实践让潘宇昂对中国的乡村生活有了不一样的了解和认知，而通过海外实践，他的眼界与心胸也更加广博与包容。他跟着新雅去到英国牛津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跟 TMS 去到俄罗斯，跟林枫计划去德国和波兰。他看到世界历史的共同记忆，英国的大本钟，俄罗斯阿菲约尔号炮舰和冬宫，德国的马克思故居……“当对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当很多地方真的走过、看过后，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性会更强，也有助于避免盲目的文化自大或自卑。”潘宇昂笑着说，“我想，这或许就是学校所说的全球胜任力的一部分吧。”

从字里行间，到街头巷尾，阅读引发疑问，调研给出解释，分析促成新的观点。在一次次奔赴乡野的足迹里，那些冷暖自知的体认，那些学思践悟的收获，悄然形塑着潘宇昂的学术人格，PPE 的教育历程在潜移默化之中完成了闭环。

以友辅仁：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总是被朋友们指责是 PPE 共同体的‘破坏者’。”潘宇昂笑呵呵地说，“因为我实在是太懒了，不仅不积极参加组织，还时常对班级的活动‘冷眼旁观’，有时寒风凛冽就能让我放弃出门参加 party。”所幸，在 PPE 这个共同体里，社交活动的缺席并不会让人孤立无援，大家的交流更多体现在思想与学术的碰撞上。这种共同体精神，仿佛有几分儒家思想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影子。

潘宇昂坦言，他们并没有刻意追求形式上的集体行动，更多的是志趣相投的同学自发组成的小团体。共同的课程、相似的知识背景和兴趣，激发了他们交流的渴望。于是在课程之外，PPE7 的同学们常常聚在一起读书和讨论。有时在 103 活动室，有时在大厅的沙发上，又或者在微波炉旁边，同学们交流的身影遍布十北楼一层大厅各个角落。从白天的人声鼎沸到深夜的窃窃私语，他们不知疲倦地评论文章、批判观点、斟酌词句，在思想的交锋中忘记了时间。

毕业后，潘宇昂成为了 PPE 纵向班的辅导员，他没有对一切事务大包大揽，也没有过于急切地组织跨年级的集体活动。“大家有自己的主动性，当学弟学妹向学长学姐寻求帮助时，都会获得热心的回应，我们习惯这种点对点的交流。”潘宇昂解释说，对很多同学来讲，读书、写论文是私人化的事情，所以制度化的交流反而不适用于 PPE 的情况。不必刻意为之，不必委曲求全，而是靠志趣相投的坦诚交流，正是这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让 PPE 成员之间保持着融洽的关系，维系着斩不断的纽带，即使毕业后，大家也时常相聚。

潘宇昂很珍视这种自发进行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的氛围，他希望这样的作风能延续下去，成为新雅人的共同记忆和特质。他曾协助书院组织过新雅“学术浪漫”系列的 Colloquium 项目。Colloquium 以论文展示与讨论的形式开展，每期聚焦一位学生的

潘宇昂和同学在特里尔马克思像前

论文、习作、文章或研究初稿，参与讨论会的评议专家、研究生、本科生需进行提前阅读，然后在讨论会上对学生习作的论题、论证、呈现方式、语言等各方面进行专业、深入而充分的评议，帮助报告人完善其学术写作、锤炼其文章的论证和观点，而报告人则需要对讨论中的反馈、评论和批评予以即时的回应、辩护或澄清。“这样的互动要求大家对身边同学们的研究都是熟悉的，而非简单的作品展示。”潘宇昂说，“将自己的论文拿出来给他人评议也是相当锻炼人的，这会强迫你去完善、修改。”潘宇昂在 Colloquium 中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一点点地扩大和巩固着新雅朋辈间学术交流的传统，为同学们搭建起更多思想交锋的平台。恍惚间，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在新雅读书会带领大家研读经典的身影。

如今，随着新雅读书会和 Colloquium 等活动的推进，思想观点的交互与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在相互促进中逐渐融入了新雅人的基因。专业分流前，微积分等基础课程的不同难度梯度选择增加了共同钻研、相互释疑的可能性，而大学之道、古希腊罗马文明等通识课则把视角各异的同学们引向那些可通约的思虑和悲欢。研讨时的热火朝天，团建时的谈笑风生，耕读时的挥汗如雨，那些求知若渴的神情，那些各抒己见的争论，那些秉烛夜谈的身影，都成为刻骨铭心的共同回忆。专业分流后，不同的培养方案和擅长领域更为交流互鉴提供了土壤和动因，同学们在分享灵感和优势互补的过程中，诠释着对知识与真理始终如一的追求，也润物无声地形塑着新雅人的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

结语

在新雅书院，学术之基坚如磐石，友谊之树郁郁葱葱，思想之共同体长存。我们深知，真正的友谊超越了表面的相似性或功利性的交换，而根植于对终极价值的共同追求。新雅的学子们因对“何为新雅”的共同探索而紧密相连，在不懈地探索中，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即使个体之间的具象化理解存在差异和分歧，这种分歧反而成为了他们相互需要、深入探讨的契机，它如同磨刀石，砥砺着每一位学子的思维锋刃。在通识的道路上，新雅人彼此扶持，心心相印，共同前行。

从读书人使命的自我觉知，到步入基层以实践检验真理，再到以思想交流为基构筑共同体，这七年里，潘宇昂不仅诠释和践行了 PPE 人的理想追求，更以自身的成长体悟丰富了新雅通识理念与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多读好书，我觉得如果能执行好这四个字，大家的本科生活一定会非常充实。”正如潘宇昂对学弟学妹们朴素的寄语那样，无论春花烂漫，夏蝉鸣叫，秋叶飘落，还是冬雪纷飞，十北楼中朗朗的读书声经久不绝，属于新雅和 PPE 的故事，在四季变换和岁月更迭之中历久弥新。